

五礼通考

第十一册

五禮通考卷第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龔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鼎

纂校

李太保總督蘇都御史祠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完

吉禮五

圜丘祀天

周禮春官雞人大祭祀夜呼旦以詔百官

注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注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旦警言眾

秋官銜枚氏大祭祀令禁無訾

疏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譁譁譁則不

敬鬼神故也

右呼旦警戒

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

服者以及郊野

注蠲讀如吉圭唯饒之圭圭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蠲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經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

所歲惡也疏天祭祀謂郊祭天地

禮記郊特牲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

弗命而民聽上

注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爲燭也疏郊祭之日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

以干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爲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施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義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

至也

疏此一節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辭去

右除道警蹕

春官太史祭之日執事以次位常

疏執行祭祀之禮若今儀注

地官饌人掌凡祭祀共盛

注炊而共之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疏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大祭

小祭皆有黍稷于簠簋實之陳之故云凡以廣之也

春官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

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鬯釀秬爲酒芳香條暢於上下秬如黑黍一稊

二米疏此直供秬黍之酒無鬱也

天官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

注大祭者王服裘冕

所祭也三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尙味而貴多品疏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元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八尊爲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

陳氏禮書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貳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

以其祭祀之明盥明燭其明水

注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

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爲元酒鄭司農云明盥謂以明水修滌衆盛黍稷

天官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

注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于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爲冪覆

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

春官典瑞大祭祀共其玉器而奉之

天官亨人掌其鼎鑊

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胥于鼎

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修之實

醢人凡祭祀共薦修之豆實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涖玉鬯省鑊奉玉齋

注王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

奉之鑊烹牲器也

疏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曲禮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奉玉齋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齋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齋與上

鬯互見爲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

蕙田案禮神之玉灌地之鬯雖典瑞鬯人之

事而必親臨之牲之肥瘠鑊水之多寡雖充

人烹人之事而必親省之奉玉齋六宮所供

宗伯親奉之也

示宗伯省鑊

肆師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疏黃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于簠簋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潔淨云

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

方氏苞曰眡滌濯濯濯玉鬯省牲饌皆太宗伯親之莫重于齋盛而第使肆師表告何也滌濯實鬯納亨皆有司之事也故親臨眡若齋盛則帥宮女而爲之者天官世婦也帥而其之者春官之世婦也外臣安得而眡之濯之省之故待其既其然後使肆師以潔告加徽識而宗伯親奉以揭虔焉

右祭日陳設省眡

禮記祭義郊之祭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祭

日以朝及闇

注闇昏時也陽讀爲日兩日陽之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

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疏此經止明郊祭之禮

方氏慤曰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后尚黑故祭其閭陽者日方中而白殷人尚白故祭其陽朝者日初出而赤周人尚赤故以朝及闇焉言闇則知陽之爲明言陽則知闇之爲陰言朝則知闇之爲夕以朝及闇則有陰有陽陰陽雜而成文又以見其尚文歟祭日謂祭之日也必于周言日者以一日之間以朝及闇也劉清江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爲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及暮則孔子無爲多仲由仲由爲不知禮

馬氏晞孟曰周官掌次註云大次始往所止居小次既接祭退俟之所是與諸臣代有事也唯其與諸臣代有事故難以朝及闇而不繼之以倦也周氏譜曰以朝及闇者猶言以朝與闇蓋或以朝或以闇

蕙田案以朝及闇三說不同細案之周氏之說固無定見劉氏云日出之初猶逮及闇不及晝恐儀節不能如是之促也當以註疏及方氏之說爲正馬氏亦足相發

右祭時

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

注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

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案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疏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引周禮者証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周禮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注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疏陳備卽

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

右聽祭報

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

注衮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疏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稱王也

蕙田案服裘被衮周天子祀天之服非魯禮

也註誤詳見上服衮條下

家語郊問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

王注大裘爲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

文故被之道路至泰壇而脫之

陳氏禮書禮記惟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則戒

誓省眡用黼裘而後世大裘焉故記者譏之家語謂

大裘黼文以象天王至泰壇脫裘服衮張融又易之

以爲王至泰壇脫衮服裘蓋王肅託孔子以信其說

張融疑王肅以變其論然記曰郊之日王皮弁以聽

祭報則前祭未嘗服大裘也又大裘無文與黼不同

二者之說誤矣

蕙田案黼裘服以誓省不聞服以祀天祀天服大裘取其質也安用黼爲此蓋王肅僞造之詞陳氏非之是矣

周禮春官典路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注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促馬也

通典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于路

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

受轡犯軼遂驅之

注行山曰軼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晉蜀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履山

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止馬使不得行也軼讀爲別異之別謂祖道轢轢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軼以軼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軼之祭也聘禮曰乃

舍較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疏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軼之事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慎故也

及祭酌僕僕左執

轡右祭兩軼祭軼乃飲

注軼謂兩軼也軼當作軼車前軼也疏此云及祭酌僕者卽上文將犯軼之時當祭左右轂

末及軼前乃犯軼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卽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軼并祭軼與軼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轢軼而去

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

夏官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太常

注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

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

疏巾車云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縷連旁三人持之

右王出郊

家語郊問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

蕙田案云脫裘服衮者蓋見郊特牲之文與周禮司服不符故造此說以牽合之不知服裘而被衮固不害其爲同也後世祀天之服皆因是而淆焉特其于祭日之次節有合故

辨而存之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

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

疏案郊特牲云升首于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

張子曰鄭注禋祀則變禋爲煙取其尚臭據洛誥曰明禋又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禋徧觀書傳皆言禋是精潔致祭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柴祭天禮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別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爲煙謬哉書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鄭氏鐸曰謂之禋祀明在乎致其心齊精明誠一爲主而已

蕙田案禋祀註疏與張子鄭氏不同然升煙

達氣正所以達其精意也當兩存之

儀禮覲禮祭天燔柴

敖氏繼公曰燔柴者謂置牲幣之屬於積柴之上而燔之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

疏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

爾雅祭天曰燔柴

郭注既祭積薪燒之邢疏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而燔之

韓詩外傳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

郊特牲孔疏祭天初有燔柴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

羅泌路史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爲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而學者承襲遂以爲燔瘞皆有玉莫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天之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爲九地之常祀歲二則玉之瘞者爲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計矣燔瘞之玉何其多耶以皆燔耶則玉不受火以皆瘞耶而秦壇之下秦折之側耕斲旦旦未見獲一玉者案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唯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於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旣卒以實之爲燔玉且謂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爲論燎玉之差降而鄭注
大宗伯職亦遂以爲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
而言燔瘞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
璧旣卒兩說此世以爲見之經者尤不近情韓詩鄭
注端未足據詳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而非
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
宣王承厲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
至於圭玉罄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爲禮神之玉
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爲燔且瘞哉禮運云
祭祀瘞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
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贊則受
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
示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

問哉 又曰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壇瘞埋于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埽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其享牛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騂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祭天陰祀祭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之色本其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爲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召誥言郊皆有所不及彼熊氏等乃以爲郊唯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

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郊之祭則有全烝若分
牲體豈得謂全烝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
蒼璧黃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俎四圭有
邸則奠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攷之經乃
不合蓋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
有求神之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

陳氏禮書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
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又曰祭天曰燔柴祭地
曰瘞埋又周人尙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
之燔瘞在行事之前矣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
璞云祭天旣祭積柴燒之祭地旣祭瘞埋藏之恐先
王之時祭祀旣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

蕙田案祭必先求神祀天之禮燔柴爲重然

其制不詳鄭氏韓詩外傳謂燔瘞有玉熊氏謂分牲體供二處所用陳氏禮書亦謂燔用牲首路史非之蓋玉無煙臭固無燔燎之理而特牲卽是全胥烏得分爲二耶先儒拘泥特牲之文故爲此說不知雖有燔牲何害全胥之一特也詳見前犧牲條下

又案陳氏禮書謂燎必於樂六變之先其義與求神合郭璞爾雅註曰旣祭積薪燒之二說不同豈先燔柴降神旣祭復以牲幣燔之耶禮書亦謂不可考存疑可也

右燔柴

易豫卦大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旣象其聲又取其義

春官大司樂凡樂園鐘爲宮黃鐘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鼗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

禮矣

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圓鐘夾鐘也

夾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天宮夾鐘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不生林鐘上生太蕤太蕤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元謂雷鼓雷鼗八面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

應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

則下神也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說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

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

大神至尊不裸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

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裸焉據宗廟肆獻裸是也云圓鐘夾鐘也者

卽上文夾鐘也云夾鐘生於房心之氣至明堂者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

天官之注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

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北辰亦大辰夾鐘房心之氣爲大辰天之

出日之處爲明堂故以圓鐘爲天之宮云天宮夾鐘陰聲其相生從陽數者其夾

鐘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鐘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還

從陽數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地宮是林鐘林鐘自與

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鐘同在南方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

之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爲角也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不用亦嫌不用也

林鐘上生太蕤太蕤爲徵也太蕤下生南呂與無射同

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羽祭天四聲足矣